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河 南 程 氏 遺 書

(上)

朱 熹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河南程氏遺書

(上)

朱熹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河南程氏遺書目錄

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

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己未後事

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

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其後

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嘗言昔在二先生之門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

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第五

二先生語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閒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二先生語六

第七

同上篇

二先生語七

第八

本自爲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八

第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元本在端伯傳師說之後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九

第十

洛陽議論

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故附於此

二先生語十

第十一

師訓

明道先生語一

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元豐五年壬戌

劉絢質夫錄

劉絢質夫錄

緱氏人

蘇昞季明錄

關中人也

第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元豐六年癸亥

明道先生語三

劉絢質夫錄

第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明道先生語四

劉絢質夫錄

第十五

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呂與叔已卒此篇尙有與叔名字疑庚申年也

伊川先生語一或云明道先生語

第十六

己巳冬所聞不知何人所記己巳元祐四年也本在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後

伊川先生語二

第十七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已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伊川先生語三

第十八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伊川先生語四

第十九

楊遵道錄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伊川先生語五

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錄

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胡文定公家本除覆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

延平陳氏本自爲一篇無名氏聞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

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鄒德久本

毗陵鄒柄道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錄後

唐棣彥思

毗陵人

門人張繹錄

張繹字思叔壽安人

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錄

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晁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獨聞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注云暢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杲陽

叔所傳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旣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

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

劉立之邢恕

朱光庭范祖禹

書行狀後

游酢

哀詞

呂大臨

明道先生墓表

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

張繹

奏狀

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

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

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旣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

一作氏

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個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

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爲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

氣可謂盡矣。

一作性。

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

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

處用力。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尙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旣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

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塋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慙直。不能如此。直入塋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邇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塋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塋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個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個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卽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梮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